

Anne Llewellyn Barstow, *Witchcraze: A Ne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

San Francisco & London: Pandora, 1994. xiv+255 pp.

李貞德*

Witchcraze 一書出版後，除了 Church History 期刊有一篇正面的評論和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的一篇不完全正面的介紹之外，在歐美重要的女性史研究期刊如 Feminism and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和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皆未見專文評論。¹ 然而中譯本《獵殺女巫：以女性觀點重現的歐洲女巫史》由台北女書文化出版之後，卻引起不少對女性史有興趣的學生們討論。² 近年來臺灣翻譯英文著作數量驚人，其中不乏和性別研究相關的作品，但女性史的專書卻不多見。本書既是稀有產品，又頗引起年輕學生注意，值得稍作介紹。關於中文譯本，文筆流暢，內容亦頗忠於原作。(唯第三章“Witchcraze in the Central Regions”雖然主要討論位於中歐的日耳曼地區，但其中仍涉及西歐法國和東歐波蘭等地；以全書的結構及內容來看，譯為〈中歐地區的獵巫熱〉不如譯為〈核心地區的獵巫狂潮〉)。最重要的是，女書文化有別於一般坊間譯書不錄參考書目的惡習，將原書末超過三百種參考書目完全印出，以便讀者繼續追索此一課題。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 Church History 65.2 (1996); New York Times (Feb. 6, 1994).

² 安·勒維琳·巴斯托著、嚴韻譯，《獵殺女巫：以女性觀點重現的歐洲女巫史》(台北：女書文化，1999)。今年筆者所授歐洲女性史的課程中就有不下十位同學表示有興趣評論此書作為期中報告。

此外，譯者也在適當場合加附譯注，幫助閱讀，皆值得肯定。比較遺憾的是，排版時偶有錯字，再版時應可修正改進。³

Witchcraze 一書除前言、導論、後記、和兩份關於史料和統計數字的附錄之外，共分八章，討論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獵巫狂潮。關於這個主題的著作其實不少，並且名家備出（如 Keith Thomas, Carlo Ginzburg, 而 Alan MacFarlane 更是以其獵巫史著作成名），⁴ Barstow 舊題新作（標榜 *A New History*），最主要的論點在於確認獵巫的犧牲者絕大多數是女人，並且嘗試回答「為什麼」。她在導論中即聲明並未採用新的資料，而是重新檢視以往論著中所提供的史料（附錄 A 羅列了她所採用的史料），因為她認為雖然論之者眾，直指核心者少。過去史家也多承認獵巫的犧牲者主要是女性，但從未就此一現象申論，而是從宗教改革、經濟發展、社會組織和家庭結構等面向分析。Barstow 卻以附錄 B 的統計數字呈現女性受害的比例驚人，而以「厭女主義」（misogyny）解釋獵巫狂潮。

³排印錯字以書目和附錄資料部分較多。如附錄一在頁 254 到 255 中就有三處：Filmer 之著作中 Jurymen 誤為 Juryment；Michaëlis 之著作中 matière 誤為 matiére；Wodrow 著作 *Analecta* 一字亦屬書名部分，應和其他字一樣採用斜體。至於書本首頁內介紹作者經歷著作部分，則將其專書中《異端邪說者》誤作《異瑞邪說者》。本篇書評主要以英文原本為依據，但文中若以中文引用原書詞彙時則盡量採中譯本譯詞，以便讀者查閱。如 misogyny 一般或譯為「憎恨女性」，本文則依中譯本稱之為「厭女主義」；部分章題亦從中譯本。

⁴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ngland* (New York: Scribners, 197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97)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Anne Tedeschi and John Tedesch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92). 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此書今年預計出新版，不過目前似乎尚未上市。

倘若她沒有率爾使用厭女主義作為主要論點，她的許多分析或更能引起共鳴，因為單一詞彙（或觀念）總是容易招致歷史學者對定義和適用時空的質疑，不如分項和細部討論來得貼切。然而，基於對現實生活中組織性暴力侵害女性的憤慨與關懷，Barstow 顯然不能放棄她的女性主義堅持。

作者的現實關懷隨處可見。在前言中便提到寫作此書的動機正在於面對當今社會中女性遭遇暴力的問題。不論印度虐待新娘的風俗或美國性侵害的案例都引發作者的痛心和困惑：為什麼這樣對待女性？此種關懷導致作者以厭女主義為主要解釋架構，也使讀者對未能存活的老貧女性深表同情，然而卻難免令人有時空錯置和失之太簡的疑惑。因為如果厭女主義可以解釋一切，則獵巫狂潮不應只發生在近代早期、受害女性不應集中於老貧女性、獵巫現象不應有核心與外圍之別。因為讀者難免會繼續發問：何以各地的厭女主義有輕重之別？關於這方面的反省，其實在晚近的研究中已約略可見。繼 Barstow 之後，從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年之間至少有八本關於近代早期女巫研究的著作出版，其中英、美、德國等地的學者分別指出：獵巫狂潮有其特殊的時空性；「老、貧、不受教女性」是當時獵巫手冊所塑造出來的刻板印象，無法涵蓋所有受害者；而獵巫風潮並無核心與外圍之別，原本學者以為「比較進步」的英國其實並非例外，而各地亦自有獵巫緣由和對「巫」的定義。⁵ 由於 Barstow 並未親自耙梳原始檔案尋找新出資料，而是以新的視角重新詮釋舊題，讀者不妨將此書看做

⁵ 八本新作中，包括 Robin Briggs 備受讚譽的書 *Witches and Neighbou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8)。關於這八本新作的綜合介紹，見 Alison Rowlands, "Telling Witchcraft Stories: New Perspectives on Witchcraft and Witch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Gender and History* 10.2 (August, 1998) : 294-302.

針對在她之前獵巫史議題一部篇幅龐大的研究回顧與討論，而將其基調厭女主義放在心中，揣摩其解釋力和適用性。本篇評介亦將以此角度出發。

Barstow 雖然以厭女主義為其基調，但全書中其實在不同章節針對不同個案分別討論了許多重要變數。第一章〈為什麼是女人？〉綜論獵巫行動中的性別、數目和階級特色，勾勒出老、貧、不受教的「典型女巫」形象。第二章分析獵巫的結構性因素；第三、四章則分別討論獵巫行動的核心（如德、法）與外圍區域（如英國）。其中議題分別涉及歐洲全體和地區差異。例如人口暴增帶來的經濟困境首先打擊社會的貧窮邊緣人；宗教改革之後各種政教團體相互競爭主權，導致獵巫狂潮中的「夾殺效應」；魔鬼論 (demonology) 將中古傳統的異端錯信神秘化並恐怖化，以致引起大規模的社區恐慌；俗世司法程序襲用宗教裁判模式，因而指控者既不必具名亦不須提供證據；神聖羅馬帝國缺乏中央統治權威限制獵巫狂潮，以致德語地區的情況最為嚴重等等。至於在地方性（或社區）的層級，則涉及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特殊角色和經驗。Barstow 在第五章〈女人與工作〉和第六章〈從治療者到女巫〉中分別討論女性職業營生邊緣化和不連貫的現象，以及在鄰里間擔任預言與醫療者角色沖犯教士職權所造成的緊張關係。雖然厭女主義無法涵蓋這些現象，但女性在中古以來家庭和社區的父權體制 (patriarchy) 中地位不穩定，以及某些職業如產婆具性別特殊性倒是顯而易見的。

父權體制對女性最明顯的影響即在婚姻。雖然絕大多數男女都結婚，但女性是「嫁入夫家」這一點常造成女性在家庭生活和職業營生各方面的斷裂和邊緣化。來自丈夫家族之外的另一個人，卻因婚姻而必須融入丈夫家族之內，女性常處於「裡外不是人」的微妙關係中。又由於配合丈夫的職業營生以及貼補家計的考量，女性的職業營生型

態呈現幾個特色：從家務種類出發（如釀酒和紡織為大宗，而和生育相關的如產婆和乳母則深具性別特色），缺乏專業訓練，缺乏連貫性（因此也難以形成專業），低技術低報酬，難以在專業團體或體制（如同業公會）內獲得發言權或決策權。因此當經濟型態或制度發生變化時，比較容易失去工作並陷入貧困。其中最具性別特色的營生如產婆和乳母，則與婦幼生命息息相關，比其他營生容易引起巫術或魔法之類的指控。這些現象，以厭女主義形容，雖然無法一言以蔽之，卻是父權體制對女性明顯的不利之處。

Barstow 申論厭女主義的基調，最具說服力的當屬第七章〈控制女人的身體〉，其中描繪女巫審判的司法過程針對女性身體所施行的各種騷擾和酷刑。尤其是中古以來女性是靈命弱者（因此易受性慾吸引和魔鬼誘惑）的神學觀，加上在女性身體上尋找魔鬼印記（特別是類似乳頭的贅疣）的魔鬼論，都使獵巫較傾向於針對女性而非男性。說獵巫狂潮乃針對女性有意識地集體屠殺（如納粹屠殺猶太人），可能說得太過了；但是自十二世紀以來，以男性為中心的羅馬公教教階制度和神學論述確實一再將女性、猶太人（以及同性戀、癲瘋病人）和魔鬼牽扯掛勾。「女性惡魔化」或「污名化」的過程從中古盛期便已開始，當傳統民間賴以解決問題的「魔術」（magic）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也「污名化」之後，以施行巫術預言和治療維生的老貧女性，益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Barstow 對於老女人特別容易招來指控的分析，生動地描繪出男性的焦慮造成女性的危機。老年女性被視為性慾特強使男性作嘔，提供了被告女巫與魔鬼荒淫性交故事的思維背景。（值得一提的是：女巫作法能使男性生殖器消失，關於這類指控的史料，與其用來研究女巫不如用來研究男人。）而老年女性不忌口舌、直言不諱，尤其令人難以招架。這部分的觀察將女性放在鄰里社區人際關係的脈絡中，一方面部分解釋了何以女巫多為老年獨身婦女（一來沒有男性家長監管，二來較為貧窮），另一方面也暗示

「不受教」的女性比較容易招致指控。⁶ 這類暗示，加上對女巫的公開處決（德國南部以割乳、砍手和火刑形成一套儀式性處決方式），都強烈教導著女性遵守規範，貶抑自己，順服（男性）家長。Barstow 在第八章〈叫女人恪守本分〉中從獵殺女巫的故事嘗試指出：十七世紀之後到二十世紀中葉，西方世界的女性因受到恫嚇而靜默。這個說法，雖然有待商榷，卻值得深思玩味。

⁶關於這一點，Robin Briggs 的 *Witches and Neighbors* 談得更多。不過，Briggs 所關心的在於「為何女性容易被指控為巫」，而 Barstow 問的則是「巫術為何又如何被厭女主義者利用為打擊女人的工具」。